

太田辰夫的吳語研究

大西 博子

1. 引言

在漢語學界，太田辰夫以漢語史專家聞名海內外¹⁾。他對北京話研究的评价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對於他的吳語研究，在中國的漢語學界，尤其是方言學界，很少有人注意。其實太田辰夫是吳語研究的專家²⁾，以吳語文學作品為對象，致力研究明清時期吳語地區的語言面貌。他最初的研究目的雖然是便於吳語文學的解讀³⁾，但作出的研究成果，不止有助於閱讀、理解明清吳語文獻，對於吳語的歷史研究也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可見他的吳語研究頗值得注意，有重新認識的必要性。因此本文着重介紹太田辰夫的吳語研究成果，並對他所作的吳語分析也進行初步討論，以便為大家更多了解太田辰夫對吳語研究的學術價值。

太田辰夫的吳語研究論著（詳見附錄）其數目有限，但研究範圍非常廣泛，涉及了小說、戲曲、彈詞、傳奇等文獻研究，囊括了明末至清末的資料。其中不少資料是過去很少人關注的，甚至也有至今仍然無人問津⁴⁾。太田辰夫的吳語研究主要體現在介紹、注釋及翻譯等三個方面。下文從“介紹研究”講起，敘述他的研究內容。

2. 吳語文獻的介紹研究

2.1. 《論海上花列傳》(1944)

這是太田辰夫的第一篇吳語研究論文。文中簡要介紹了《海上花列傳》的作者和內容，還提到其語言特點。此文又是日本最早發表的《海上花列傳》解讀，值得關注。

2.2. 《論吳語文學（一）》(1951)

此文以六十種曲、沈氏四種、綴白裘、申音鑑古畧、遏園閣曲譜（初集）、六也曲譜、集成曲譜等文獻為對象，詳細介紹其中所見的吳語使用情況。又提到吳語最

9) 《中國語歷史文法》1958年p.271 江南書院。《元曲選》里寫成“狠”。
10) 據《《小額》的語法和詞匯》《神戶外大論叢》1970, 1972年21卷-3号, 23卷-3号与《[鏡花緣]考》，由筆者補充。

11) 據筆者的初步調查，在《儒林外史》里也有一例；
• 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一不像，只多著一張紙就像湖裏長的（儒林1.5b）

12) 太田老師也提《金瓶梅詞話》的例子，《中國語歷史文法》p.169
• 你心地好了去了，（46.17a）

13) 《滿洲文學考》1976年，神戶市外國語大學研究所

附記

本文內容曾于日本中國語學會第65屆大會（東京大學，2015年10月31号）宣讀。

（文教大學）

早出现的文献是《元曲选·楚昭公》，其中第三折开头混有吴语（第43页）。但是一般认为这是后人篡改的（岩城秀夫1953）⁹。实际上古本基本不收吴语，所以只凭这一孤例就说元代已经有吴语的资料，证据还不够充分¹⁰。迄今为止，能找到成段吴语语料的，最早的是明末的作品，其中最有名的是冯梦龙的《山歌》（石汝杰2009:3）。

2.3. 《吴语研究书目解说》(1953)

这是全面展示吴语历史文献的第一篇目录。吴语研究班编，由坂本一郎、小川环树、仓田淳之助、太田辰夫、长田夏树等共同编写。收录416个条目，包括1952年以前中国国内外出版的吴语文学作品及吴语研究论著，共分12大类：1. 戏曲、2. 小说、3. 弹词、4. 宝卷、5. 歌谣俗曲、6. 俗谚谜语、7. 词汇、8. 研究、9. 教科书·参考书、10. 杂类、11. 方言圣经译本之类、12. 西洋传教士编写的词典及语法书。其中1、2、5、6类目的是太田辰夫编写的。这篇目录的特点是所收范围广泛及数量多，还有详细的解说。有关吴语的书目中，这可算是影响最大的。

3. 注释研究

太田辰夫对吴语文献的语言分析主要采用注释方法。其成果汇于《吴语研究丛刊》（共5册），从中能找到当时吴语的宝贵资料，对方言的历史及比较研究都具有很大的意义。他注释了《报恩缘》、《海天鸿雪记》、《描金凤》、《钵中莲》、《金台全传》等5本文献，包括明末至清末的传奇、弹词及小说。各册都有原文的一部分影印，并加注释。其中《报恩缘》和《海天鸿雪记》的注释附有索引，按汉语拼音排列便于检索。下面对各册中的文献及体例简略说明¹¹。

3.1. 《报恩缘》吴语注稿（吴语研究丛刊1，1970.10）⁹
传奇剧本，上下卷37出⁹。收入吴梅编《奢摩他室曲丛》初集。沈起凤（1741-1801）撰。成书年不详。影印3、6、7、11、12、14、15出中的原文。附故事梗概和注释索引。

3.2. 《海天鸿雪记》吴语注稿第一本（吴语研究丛刊2，1970.10）¹⁰
小说，20回。光緒30年（1904）世界繁华报馆本，共4册，每册5回。卷首有茂苑秋生的序，并“本书释文”，对方言词作解释，有发音说明。李伯元撰¹¹。影印卷首和第1册原文。附注释索引。只发表“第一本”，其续本佚刊行。

3.3. 吴语弹词读法《描金凤》释例（吴语研究丛刊3，1970.11初版，1974.4改订）¹²
弹词，12卷46回¹³。光緒2年（1876）重刊本。原本在乾隆29年（1764）或乾隆30年（1765）刊行（未延保雄1972:26）¹⁴。佚名。内容由字形篇、吴语篇、例文篇3部分组成。第一篇排列资料中的异体字、简体字、假借字等，兼列其正字或本字，还对字音作简要说明。第二篇排列吴语词汇，列出释义（用汉语写），有的还列了例句，用括弧括起，附汉语翻译。第三篇影印第一回原文，并排印用正字的

转写文，以便读者对照比较。

3.4. 《钵中莲》吴语注稿（吴语研究丛刊4，1972.4）¹⁵

传奇剧本，2册，不分卷，共16出。程砚秋旧藏钞本，末页有万历庚申（1619）等印记。佚名。影印全文，后附吴语注释。

3.5. 吴语弹词读法《金台全传》释例（吴语研究丛刊5，1974.11）¹⁶

弹词，12卷60回。光绪辛巳（1881）墨海堂重刻本¹⁷。佚名。内容体例跟《描金凤》相同，字形篇有所改进，更有详细的字音分析。

4. 翻译研究

说到太田辰夫的吴语研究，还应当提到《海上花列传》的翻译。《海上花列传》译本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大系（全60卷丛书）第49卷，1969年由东京平凡社出版。该书是《海上花列传》的第一本日译，也是迄今唯一的日译本。太田辰夫对这个翻译倾注了大量心血，从决定翻译到译本完成前后经过了三十多年（见后记），可见其翻译水平是不容置疑的。译本附有详细的“解说”，由1.作者、2.《海上奇书》、3.内容·评价、4.原型、5.版本·语言、6.研究等内容组成。其中第5个解说里，提到后出的亚东图书馆排印本有改字的情况，还指出了原本中有一些方言词并不是苏州话。如“那价”（意为“怎么”）这个词，现代苏州不用，苏州话说“那哼”。作者是松江人，但是松江也不用“那价”。现在“那价”在浙江部分山区里使用”（第535页）。

确实，今天的苏州及上海都不用“那价”¹⁸，其使用主要分布在浙江北部的吴语地区¹⁹。后出的亚东本把“那价”改成“那能”（有田忠弘1963:16）。更有意思的是，跟《海上花列传》同时代的资料里，诸如《九尾龟》、《新约全书（苏州土白）》、《负曝闲谈》、《官场现形记》等都不用“那价”（宫田一郎1985:33-35）。为什么只在《海上花列传》里使用“那价”呢？这个问题待要考证。

5. 太田辰夫的吴语分析

太田辰夫又对语言观察得非常细致，对特殊的语言现象更加敏感。从他所作的注释研究中，就能发现他对吴语的造诣很深。他的分析着眼于几个重要问题，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只举一个问题来初步讨论太田辰夫的吴语分析。

《吴语研究丛刊》所收的语料中，表示指示作用的语素有各种各样的，其中指示事物或人的语素，相当于北京话的“这”或“那”，共用13个汉字形式来表示。这些语素在5本文献里分布的情况如下：

《钵中莲》：個、勾、句

《报恩缘》：革、箇、骨、贵

《描金凤》：個、故、介、伊
《金台全传》：個、故

《海天鸿雪记》：该、格、個、归

其中“個、勾、句、革、箇、故、介、该”等8个语素跟“这”对应，则表近指，“骨、贵、归、伊”等4个语素跟“那”对应，则表远指，剩下的“格”跟“这”、“那”都相对应，则表中指²⁰。但实际上这些语素跟“这·那”的对应关系并不是这么简单。如，“個”字在《钵中莲》里注作“这·那”，但在《描金凤》里注作“这、那”²¹。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加了“泛指”这个词，打了问号，用括弧括起，放在释义后面。类似的情况还见于《报恩缘》，对“革個”一词，有的地方当作“近称”²²，有的地方打了问号说明“近指？”²³。还有对“骨箇”一词，注作“那个”，但后面加了“中指？”的说明²⁴。按照原文注释一样显示如下：

個二这
《钵中莲》
個①这、那。(泛指?)
《描金凤》
革箇，这个。近指?
《报恩缘》
革箇，这个(近称)。
《报恩缘》
骨箇，那个。中指?
《报恩缘》

可见太田辰夫已经注意到了有特殊的指示词，它不似近指，也不似远指。他把这样的指示词当作泛指或中指。

他所提到的指示词分布在今天的苏州方言里。苏州话的指示词有3种语素：哀[ɛ⁴¹]、该[kɛ⁴¹] / 弯[ue⁴¹]、归[kue⁴¹] / 箭[ge²³] ²⁵。“哀”和“该”、“弯”和“归”分别是自由变体，前者表示近指，后者表示远指。比较特殊的是“箭”，它既可指近，又可指远，指示作用并不确定。因此对它有着几种称法：“泛指”（赵元任1928、汪平2011），“中指”（小川环树1981，吕叔湘1990，叶祥苓1993），“定指”（钱乃荣2014²⁷，刘丹青1999），“特指”（《汉语方言词汇》1964，石汝杰1999）等等，方言学界还没得到一个统一的结论。

6. 结语

太田辰夫是吴语历史研究的先驱。他很早就注意到了吴语文学作品在方言学上的价值，热心搜集发掘一般人不太注意的研究资料，诸如《钵中莲》、《报恩缘》、《描金凤》、《金台全传》等传奇、弹词等文献资料，都是由太田辰夫的介绍和研究才为我们了解的。其中大量的说白更是为了解当时吴语的实际面貌提供了极可宝贵的资料，太田辰夫把它作为重要的历史语料，跟同时代的资料进行比较，得出了不少真知灼见。遗憾的是，有些研究写着“未完待续”，但是现在我们无法看到其续编。如，1951年发表的《论吴语文学（一）》这篇论文题目上有“一”，但我找不到其“二”。目前，学界对明清时期吴语的研究已经涉及到白话小说、戏剧、弹词、宝卷、歌谣、

地方志、字书、语法书、课本、《圣经》方言译本等多方面的资料，研究成果体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及文字方面²⁶。但是，总体来说，对吴语的历史及其文献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石汝杰2009：前言）。目前的研究资料集中在西洋传教士的吴语著作，从研究成果来看，语音方面最多，词汇及语法方面的较为零散，文字方面难以见到（陈源源2009：14）。

太田辰夫的吴语研究涉及到小说、传奇、弹词等白话文献，其成果见于语音、词汇、语法及文字等多方面。但令人遗憾的是，对于他的吴语研究，在汉语学界，尤其是中国的方言学界，至今还没得到应有的重视。太田辰夫的研究资料包括明末至清末之间的宝贵文献，诸如《钵中莲》（1619）、《报恩缘》（乾隆年）、《描金凤》（1876）、《金台全传》（1881）、《海天鸿雪记》（1904）等等。这些语料都能为吴语的历史研究提供进一步的帮助。期待更多的语言学家关注太田辰夫的吴语研究，从而推动整个汉语的语言研究。

附录：太田辰夫的吴语研究目录²⁹

发表年月	日语题目或书名	刊名或出版社（页码）
1944年4月	海上花列傳について	支那語月刊1-1 (pp. 32-34)
1951年7月	吳語文學について(1)	神戶外大論叢2-2 (pp. 42-63)
1953年2月	吳語研究書目解説	神戶外大論叢3-4 (pp. 56-103)
1954年3月	海天鴻雪記語彙	油印
1969年5月	海上花列伝 中国古典文学大系49	平凡社
1970年10月	報恩縁吳語注稿	吳語研究叢刊1
1970年10月	海天鴻雪記 吳語注稿第1本	吳語研究叢刊2
1970年11月	吳語彈詞讀法描金鳳釈例	吳語研究叢刊3
1972年4月	鉢中蓮吳語注稿	吳語研究叢刊4
1974年?月	吳語彈詞讀法描金鳳釈例 改訂版	吳語研究叢刊3
1974年11月	吳語彈詞讀法描金鳳全傳釈例	吳語研究叢刊5

注

- 1) 为行文方便起见，文中出现的人名后一律不加职称或其他称谓。
- 2) 据波多野一郎对《论吴语文学（一）》一文有如此评价：太田博士被认为是语法及词汇的研究家，但我要特别强调他是吴语的研究家”（载《中国语文资料汇刊》第一篇第一卷，波多野一郎编，东京不二出版，1991:5）。

- 3) 如, 据《吴语单词读法一描金凤释例》(吴语研究丛刊3:1970)前言说“这本书为了便于解读而编的”。
- 4) 如, 关于《金台全传》的语言研究, 据我所知, 还没人关注过。
- 5) 参见《中国戏曲演成研究》岩城秀夫著, 东京创文社, 1973:648。
- 6) 其实, 太田辰夫没有断定元代有吴语的资料。“《楚昭公》有元刊本, 众所周知, 这是听戏用的俗本, 很少出现空白。另外, 还有赵琦美的写本, 但至今还没公刊。再说, 《元曲选》中如此混用吴语的例子只有这一例。因此, 这是来自原文的, 还是后人窜改的, 至今难以断定”(第43页)。
- 7) 关于资料介绍, 参见注释前言, 并参考《吴语读本》(石汝杰著, 东京好文出版, 1996年)及《吴语文献资料研究》(石汝杰编, 东京好文出版, 2009年)等书中所收目录。
- 8) 又载于《中国语文学资料汇刊》1(1):243-280。
- 9) 据石汝杰的解说, 上下卷36出(1996:166, 2009:313)。
- 10) 又载于《中国语文学资料汇刊》1(1):281-301。
- 11) 据《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和《江苏提要》, 作者不是李伯元, 真实姓名待考(石汝杰2009:273)。
- 12) 又载于《中国语文学资料汇刊》1(1):302-315(只收入初版)。
- 13) 据《吴语研究书目解说》(1953:66), 也有8卷46回本(上海海左书局石印本)。
- 14) 末延保雄根据《弹词考证》(赵景深著, 商务印书馆, 1938年)说明。
- 15) 又载于《中国语文学资料汇刊》1(1):316-327。
- 16) 又载于《中国语文学资料汇刊》1(1):328-345。
- 17) 也有光绪元年(1875)刊本。
- 18) 苏州话“捺亨[naʔhaʔən]”(见《苏州方言研究》, 汪平著, 中华书局, 2011年), 上海话“哪能[naʔnanʔ]”(见《上海市区方言志》, 许宝华、汤珍珠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8年)。
- 19) 参见《当代吴语研究》(钱乃荣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年)。又如, 杭州萧山说“哪格[naʔkaʔ]”, 用来询问原因、方式以及形状, 相当于普通话的“怎么”、“怎样”(见《萧山方言研究》, 大西博子著, 东京好文出版, 1999年)。
- 20) 原文注释把“格”当作中指(见第4回第7行)。
- 21) 见《丛刊4》第40页。
- 22) 见《丛刊3:1974改订版》第12页。
- 23) 第7出第24页右面第4行(见《丛刊1》24a4)。
- 24) 第3出第11页左面第3行(见《丛刊1》11b3)。
- 25) 第3出第10页左面第4行(见《丛刊1》10b4)。
- 26) 参见《苏州方言研究》。苏州今音根据此书。
- 27) 钱乃荣很早意识到吴语历史文献中指示词的特殊性。在《上海话语法》(上海人民

出版社, 1997年)和《上海语言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等著作里, 对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钱2014一文明确地指出苏州的“帮个”用法同于上海方言的定指(2014:15)。

- 28) 限于篇幅, 这里只能简要介绍明清吴语研究的概况。详见《吴语早期文献资料》(三木夏华编, 载《清代民国汉语文献目录》远藤光晓、竹越孝主编, 韩国学古房出版, 2011年)、《吴语文献资料概况》(石汝杰2009:2-4)、《研究概论》(陈源源2009:6-14)等资料。
- 29) 表中2, 3, 6, 7, 8, 9, 11又收入《中国语文学资料汇刊》第一篇第一卷。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1964《汉语方言词汇》文字改革出版社
- 陈源源2009《清末吴方言字研究一以《何典》、《海上花列传》为中心》浙江大学博士论文
- 宫田一郎1985『《海上花列传》の言語』『東洋研究』73 大東文化大学東洋研究所 pp. 23-44
- 刘丹青1999《吴江方言的代词系统及内部差异》《代词》暨南大学出版社 pp. 102-125
- 吕叔湘1990《指示代词的三分法和二分法》《中国语文》第6期 pp. 401-405
- 末延保雄1972『評彈にみる蘇州方言(Ⅰ)』『神戸外大論叢』23-3 pp. 25-47
- 钱乃荣2014《上海方言定指指示词“箇个”》《方言》第1期 pp. 14-20
- 石汝杰1999《苏州方言的代词系统》《代词》暨南大学出版社 pp. 85-101
- 石汝杰2009《吴语文献资料研究》好文出版
- 汪平2011《苏州方言研究》中华书局
- 小川环树1981《苏州方言的指示代词》《方言》第4期 pp. 287-288
- 岩城秀夫1953『南戯における吳語の機能』『日本中国学会報』5 pp. 95-108
- 叶祥苓1993《苏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有田忠弘1963『“海上花列传”の言語(その1)』『研究論集』8 関西外国語大学 pp. 12-26
- 赵元任1928《现代吴语的研究》清华学校研究院印行(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本文初稿曾在第65届日本中国语学会全国大会的“太田辰夫的汉语史研究”工作坊(东京大学, 2015年10月)上宣读。写作及修改过程中, 蒙宫田一郎、石汝杰、佐藤晴彦、竹越孝、山田忠司等先生提出宝贵意见, 谨致谢忱。同时也向本次工作坊参与人员的不吝指教表示由衷的感谢。

(近畿大学)